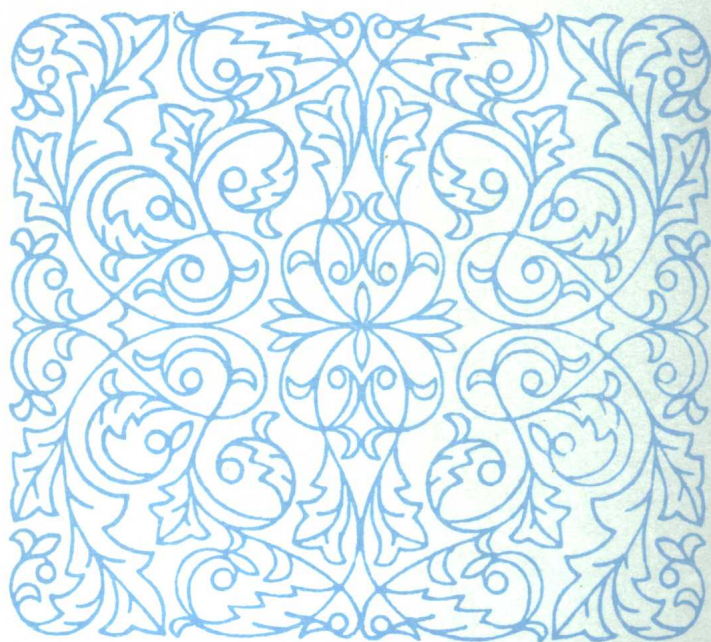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88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88 ·

綜合類

燕石札記

菴厂治學類稿

呂思勉著

金兆梓著

上海書店

呂思勉著

燕石札記

125306

V446/1501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書

◆(8443.1)

光華大學
燕石札記 一冊

社實。價新法幣七元

著 者 呂 思 勉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尤惠民)

予小時讀書卽有札記，迄於今未廢，閱時既久，積稿頗多。每思改定，依經子史分爲三編，以就正於有道。皮骨奔走，卒寡閒。僅因友人主編雜誌索稿，或學校生徒質問，發篋整理，間或成篇而已。念全書殺青無期，乃謀陸續刊布，總名之曰燕石札記。俟積稿清釐略竟，然後分類編次焉。學問之道無窮，淺陋如予，所述寧足觀采。惟半生精力所在，不忍棄擲。千慮一得，冀或爲並世學人效土壤細流之助而已。儻蒙進而教之，俾愚夫不至終寶其燕石則所深幸也。二十五年十月六日，武進呂思勉自識。

目次

六藝	一	越家	五七
傳說記	七	揚越	五九
原易	一三	管子輕重一	六二
大誓後得	二〇	管子輕重二	六六
漢人說尙書傳授之誣	二五	管子輕重三	六九
孔壁	二七	管子輕重四	七二
百兩篇	三六	大史公書亡篇	七五
左右史	四一	守藏室之史	七九
周官五史	四六	倉海君	八〇
毀譽褒貶	五一	朝鮮東徙之迹	八三
江漢常武	五三	辰國	八六
越之姓	五五	秦韓	八九

秦平南越上	九一	魏晉法術之學一	一三二
秦平南越下	九六	魏晉法術之學二	一三七
閩越民復出	九八	魏晉法術之學三	一四一
山越	九九	清談一	一四四
賓叟蜀賂	一〇五	清談二	一四六
匈奴爲夏后氏苗裔	一一三	清談三	一五〇
匈奴風俗	一一五	清談四	一五三
匈奴文字	一一八	清談五	一五六
匈奴不諱名而無姓字	一二一	好名之弊	一五七
匈奴官制	一二二	晉人之矯誕	一五九
五餌	一二四	胡考	一六一
匈奴人口	一二七		

燕石札記

六藝

六藝傳自儒家，而七略別之九流之外，吾昔篤信南海康氏之說，以爲此乃劉歆爲之，歆欲尊周公以奪孔子之席，乃爲此，以見儒家所得，亦不過先王之道之一端，則其所崇奉之周官經，其可信據，自在孔門所傳六藝之上矣。由今思之，殊不其然。七略之別六藝於九流，蓋亦有所本。所本惟何？曰：詩書禮樂，本大學設教之舊科，遂古大學與明堂同物，易與春秋，雖非大學之所以教，其原亦出於明堂；儒家出於司徒，司徒者主教之官，大學亦屬焉，故其設教，仍沿其爲官守時之舊也。

古有國學，有鄉學，國學初與明堂同物，別見學制條，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詩書禮樂，追原其朔，蓋與神教關係甚深。禮者，祀神之儀；樂所以娛神；詩卽其歌辭；書則教中典冊也。古所以尊師重道，執觴而饋，執爵而醕，袒而割牲，北面請益而弗臣，蓋亦以其爲教中尊宿之故。其後人事日重，信神之念日澹，所謂詩書禮樂，已不盡與神權有關，然四科之設，相沿如故，此則樂正之所以造士也。惟儒家亦然。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言禮以該樂。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專就品性言，不主知識。故不及

書。子謂伯魚曰：「學詩乎？」「學禮乎？」季氏則不舉書而又以禮該樂。雖皆偏舉之辭，要可互相鉤考，而知其設科一循大學之舊也。

易與春秋，大學蓋不以其是設教，然其爲明堂中物，則亦信而有徵。禮記禮運所言，蓋多王居明堂之禮，而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醫侑，皆在左右，」春秋者史職，易者巫術之一也。孔子取是二書，蓋所以明天道與人事，非凡及門者所得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文章者，詩書禮樂之事，性與天道，則易道也。孔子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子夏之徒，且不能贊，況其下焉者乎？

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此七十有二人者，蓋於詩書禮樂之外，又兼通易與春秋者也。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與論語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合疑五十而知天命，正在此時。孔子好易，尚在晚年，弟子之不能人人皆通，更無論矣。

六藝之名，所見禮記經解。經解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淮南子泰族：「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專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黃春秋之失也，刺。」曰其教，則其原出於學可知也。繁露玉杯曰：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義，易春秋明其知。」云以贍養在位者，則其出於大學，又可知也。繁露又曰：「六藝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史記滑稽列傳及自序，辭意略同。滑稽列傳曰：「

史記滑稽列傳及自序，辭意略同。滑稽列傳曰：「

凡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一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雖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變，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此孔門六藝之大義也。賈生六術及道德說，推原六德，本諸道德性神明命，尤可見大學以此設教之原。古代神教，固亦自有其哲學也。

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二者相爲表裏，故古人時亦偏舉。荀子勸學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設而後止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古人誦讀，皆主詩樂。

詳見癸巳存稿君子小人學道是弦歌義

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乃以經該詩樂，與禮並言，猶言興於詩，立於禮也。下文

先以詩書並言，亦以詩該樂。終又舉春秋而云在天地之間者畢，可見春秋爲最高之道。不言易者，舉春秋而易該焉，猶史記自序，六經並舉，側重春秋，非有所偏廢也。孟子一書，極尊崇春秋，而不及易，義亦如此。荀子儒效：「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與賈子書道雖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辭意略同，而獨漏易，可見其係舉一以見二，非有所偏廢也。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義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正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平，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以五經分派五行，雖不免附會，然其獨重易，亦可與偏舉春秋者參觀也。

莊子徐無鬼：「女商曰：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未知何書，要必

漢代金匱石室之倫，自古相傳之秘籍也。大史公自序：「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上本之伏羲堯舜三代，可見六藝皆古籍，而孔子取之。近代好爲怪論者，竟謂六經皆孔子所自作，其武斷不根，不待深辯矣。論衡須頌：「問說否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此亦與史記謂孔子序書傳之意同，非謂本無其物而孔子創爲之也，不可以辭害意。」

莊子天下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又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摺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以仁爲恩指詩，以義爲理指書，所謂薰然慈仁之君子，卽學於大學之士也。此以言乎盛世。至於官失其守，則其學爲儒家所傳，所謂鄒魯之士，摺紳先生者也。上下相銜，詩以道志二十七字，決爲後人記識之語，瀕入本文者。管子戒篇：「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其說是也。古所誦惟詩樂，謂之經，後引伸之，則凡可誦習者皆稱經。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經蓋指詩樂，志蓋指書，分言之也。管子稱四經，合言之也，可見詩書禮樂，爲大學之舊科矣。舊法世傳之史，蓋失其義，徒能陳其數者。百家之學，皆王官之一守，所謂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時或稱而道之者也。亦足爲詩書禮樂，出於大學之一旁證也。商君書上無使守職，亦以詩書禮樂並舉。

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人之學習言之，謂之六藝；自其書言之，謂之六經。經解及莊子天運所言是也。天運曰：「孔子謂老聃曰：『臣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亦可見六經確爲先王之故物，而孔子述之也。莊子天運：「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繙十二經以說。」十二經不可考，釋文引說者云：「六經加六緯。」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皆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六藝有二：一周官之禮樂射御書數，一孔門之詩書禮樂易春秋也。信今文者，詆周官爲僞書，信古文者，又以今文家所稱爲後起之義，予謂皆非也。周官雖六國陰謀之書，所述制度，亦必有所本，不能蕩空造作也。呂覽博志：「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文藝，一作六藝。文藝二字，古書罕見，作六藝者蓋是。由基善射，尹儒學御，稱爲六藝之人，此即周官之制不誣之證。予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大學之六藝也；禮樂射御書數，小學及鄉校之六藝也。何以言之？曰：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鄉校之教也。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此小學之教也。論語：「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謙，不以成德自居，而自齒於鄉人也。六藝雖有此二義，然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自係指大學之六藝而言，不然當時鄉人所能孔門能通之者，必不止七十二人也。

管子山權數：「管子曰：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卽見其時，使豫先蚤聞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未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棟。」上云五官，下云六家，蓋卜易同官也。此與詩書禮樂易春秋，大同小異。蓋東周以後，官失其守，民間顧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蓄之也。此亦王官之學，

散在民間之一證。

新學僞經考曰：史遷述六藝之序曰：詩書禮樂易春秋。西漢以前之說皆然。蓋孔子手定之序。劉歆以易爲首，書次之，詩又次之，後人無識，咸以爲法。此其顛倒六經之序也。以此爲劉歆大罪之一。史記經說足證僞經考。漢書藝文志辨僞下。

案漢志之次，蓋以經之先後。易本伏羲，故居首。書始唐堯，故次之。以爲顛倒六經之序，殊近深文。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爲孔子手定，亦無明據。予謂詩書禮樂，乃大學設教之舊科，人人當學，故居前；易春秋義較深，聞之者罕，故居後。次序雖無甚關係，然推原其朔，自以從西漢前舊次爲得也。

傳說記

六經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則又自有其義。孔子之義，不必盡與古義合，而不能謂其物不本之於古。其物雖本之於古，而孔子自別有其義，儒家所重者，孔子之義，非自古相傳之典籍也。此兩義各不相妨。故儒家之尊孔子，曰：「賢於堯舜遠矣。」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孟子公孫丑上而孔子則謙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論語即推尊孔子者，亦未嘗不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言也。禮記中庸若如今崇信今文者之說，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前無所承，則孔子何不作一條理明備之書，而必爲此散無友紀之物？又何解於六經文字，古近不同，顯然不出一手，并顯然非出一時乎？若如崇信古學者之言，謂六經皆自古相傳之物，孔子之功，止於抱遺訂墜；而其所闡明，亦不過古先聖王相傳之道，初未嘗別有所得；則馬鄭之精密，豈不真勝於孔子之粗疏乎？其說必不可通矣。

惟六經僅相傳古籍，而孔門所重，在於孔子之義，故經之本文，並不較與經相輔而行之物爲重；不徒不較重，抑且無相輔而行之物，而經竟爲無謂之書矣。

與經相輔而行者，大略有三傳說，記是也。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所得，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蓋傳、說、記三者，皆與經相輔而行，孔門所傳之書，大略可分此四類也。

傳說二者，實卽一物；不過其出較先，久著竹帛者，則謂之傳；其出較後，猶存口耳者，則謂之說耳。陳氏澧曰：「荀子曰：

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益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大略據此，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詩

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東塾讀書記六陳氏所

引，實皆孔門詩傳，謂不知何時之傳者誤也。然孔子以前，詩確已自有傳，史記伯夷列傳引軼詩傳是也。以此推之，孔

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書傳二字，蓋平舉之辭。孔子序書，蓋或取其本文，或取傳者之辭。故二十八篇，文義顯分古近

也。如金鑰亦記周公之辭，其文義遠較大誥等篇爲平近。古代文字用少，書策流傳，義率存於口說，其說卽謂之傳。凡古書，莫不有傳與之相輔

而行。其物既由來甚舊，而與其所傳之書，又如輔車相依，不可闕一，故古人引用，二者多不甚立別，而傳遂或與其所

傳之書，并合爲一焉。漢人引據經傳，不別者甚多。崔氏適春秋復始論之甚詳。今更略舉數證。孟子萬章一篇，論舜事

帝本紀五帝本紀多同。伏生書傳，蓋孟子史公同用孔門書說也。以此推之，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論語爲政孔子引書曰：「孝乎惟孝。」亦皆書傳文矣。說文昆部釐下引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復求之

傳。」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引繫辭一，而作序者竊取之，差以毫釐，離以千里。見易繫辭繫辭釋文云：「是篇本有傳字，案太史公

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引繫辭一，而作序者竊取之，差以毫釐，離以千里。見易繫辭繫辭釋文云：「是篇本有傳字，案太史公

里二語稱易曰：大戴保傳，小戴經解亦然。此漢人引用，經傳不別之證。故諸家之易繫辭下，或無傳字也。○孟子梁惠

王下一詩曰：王赫斯怒，愛敬其旅，以退怨。此漢人引用，經傳不別之證。故諸家之易繫辭下，或無傳字也。○孟子梁惠

王下一詩曰：王赫斯怒，愛敬其旅，以退怨。此漢人引用，經傳不別之證。故諸家之易繫辭下，或無傳字也。○孟子梁惠

王下一詩曰：王赫斯怒，愛敬其旅，以退怨。此漢人引用，經傳不別之證。故諸家之易繫辭下，或無傳字也。○孟子梁惠

析爲兩篇，由合篇前列大綱，後乃申釋其義，則經傳合居一篇，古書知此者甚多，今所傳易繫辭下無傳字，亦不能識其脫也。

公羊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定公古代文字用少，雖著之傳，其辭仍甚簡

略，而又不能無所隱諱，若此，則不得不有藉於說明矣。漢書蔡義傳：「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

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

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又儒林傳：兒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漢即老子

爲器一之機，淮南精神注：「樸，猶質也。」所謂木不斷不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並可見漢世傳經，精義皆

存於說，漢儒所由以背師說爲大戒也。凡說，率至漢師始著竹帛。以前此未著竹帛故夏侯勝受詔撰尙書，論語說，漢

傳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易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

氏，不相與同。儒林傳是也。漢書王莽傳：莽上奏曰：「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又羣臣請安漢公居攝如天子之奏

曰：「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譏，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

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然則說可引据，亦同於傳。蓋傳卽先師之說，

說而著之竹帛，亦卽與傳無異耳。漢人爲學，必貴師傳，正以此故。劉歆等首唱異說，其所以攻擊今文師者，實在「信

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兩語；而古學家之學，遠不逮今文師者，亦實以此，以其奮數人之私智，以求之傳

記，斷不能如歷世相傳之說之精也。公孫祿勸歆「慎倒五經，毀師法」，莽毀師法，卽背師說也。

傳附庸於經，記與經則爲同類之物，二者皆古書也。記之本義，蓋謂史籍。公羊僖公二年，官之奇諫曰：「記曰：厲亡而

幽寒，「解詁」：「記，史記也。」史記二字，爲漢時史籍之通稱，猶今言歷史也。韓非子忠孝：「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此語亦見孟子萬章上篇，咸丘蒙以問孟子，孟子斥爲齊東野人之語，古亦稱史記爲語，可爲解詁之證。記字所苞甚廣，宮之奇，咸丘蒙所引，蓋記言之史，小說家之流；其記典禮者，則今所謂禮記是也。記典禮實非異物，故古人引禮者或稱記，引記者亦或稱禮。詩采芣苢引少牢饋食禮解禮記，禮注引聘義作聘義，鄭禮皆同，禮而曲禮首句卽曲禮，可見禮與記之無別也。今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無記。宋儒熊氏凡記皆記經所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禮疏文

王世子引世子之記。鄭注曰：「世子之禮亡，此存其記。」蓋著之竹帛之時，有司猶能陳其數，或雖官失其守，而私家猶能舉其本末；如儒悲學士，則謂之禮，而不然者，則謂之記耳。記之爲物甚古，故亦自有傳；爲之作傳，不難自達，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時，未知是誰所錄。一案古書多有傳說，已見而禮記又多引舊記也。如文王世子引世前記之傳，或孔門錄是記者爲之，或本有而錄是記者并錄之，俱未可定也。

齊者不樂，又引記曰：「嘗之日，發公室。」云云。祭統引記曰：齊者不樂，又引記曰：「嘗之日，發公室。」云云。

傳說同類，記以補經不備，傳則附麗於經，故與經相輔而行之書，亦總稱爲傳記，如劉歆移太常博士所言是也。河間獻王傳，並稱經傳說記，傳蓋指古書固有之傳而言，如前所引軼詩傳及孔子所序之書傳是。其孔門所爲之傳，蓋苞括於說中。

大義存於傳，不存於經，試舉一事爲徵。堯典究有何義，非所謂尙書樸學者邪？試讀孟子萬章上篇，則禪讓之大義存焉。夷考伏生書傳，史記五帝本紀，說皆與孟子同，蓋同用孔門書說也。此等處今人必謂伏生爲孟子，史公又守其師說，殊不知古代簡策流傳甚難，古人又守其師說。